

往事如昨

吃亏是福

胡建军

父亲今年87岁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他文化水平不高，不善言辞，心地却非常善良，对别人提出的事儿，只要自己能办到是有求必应。别人争来抢去的利益，好像与他没有多大关系。

听母亲说，1969年她和父亲结婚时还没分家，和我爷爷，还有在爷爷身边的五大伯、七叔叔以及妯娌们“搭伙”过日子。有一年，爷爷为家庭拉下了60元的饥荒，他已没能力偿还，希望哪一家能认下这60元的饥荒。在那个年代，6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农村一个整劳力一年也就一二百元的收入。五大伯和叔叔都没吭声，只有我父亲说：“爹，这外债给我吧。”就这样，父亲背负着债务，辛辛苦苦还了两年才把饥荒处理完。后来分家时，爷爷说了一句话：“老六（指父亲）给家里出力了，南边四间房就给他吧？”因为爷爷的一句话，我家的房子门是朝南开，住在向阳面，而五大伯、叔叔的门却朝北开，住在背阴面。

父亲在生产队时，会打牛鞭会犁地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，乡亲们耕种时都爱找父亲帮忙，他也乐于干这些事。有时我看父亲很累，就劝他：“以后别去了，也不挣钱，白受累。”父亲却说：“难得有点儿小手艺，人家用得着你，不去也不好。”

土地丈量好以后分到每家每户，大都埋上石头作为“界石”，

耕种起垄就成为各家矛盾的冲突点。大家都不想把“垄”起到自己地里，让对方得便宜。父亲总是让“犁手”把土翻到自家的地里，在自己的地里起垄，以至于好多村民都争相和父亲做地邻。

还有一次，地邻打除草剂，由于风大，把农药刮到了我家的麦地里，使麦子枯死了一大片。母亲执意要去找人家赔偿，父亲说：“算了吧，也不是故意的。”后来邻居登门致歉，提出给予赔偿，父亲却摆摆手说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”。

对于自己的亲戚，他更是诚心实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我的小姨夫因为儿子买楼房，找父亲借钱，父亲本来积蓄也不多，可他硬是拿出2万元借给了小姨夫。由于小姨夫债务较多，这一借就是5年，父亲从没有提过“钱”的问题。家人说起这事，父亲总是说：“他也过得不容易，以后再说吧。”直到父亲需要做椎间盘手术，小姨夫才带着本钱和利息来还账。父亲只要了本钱，利息却分文未取。

2019年，父亲已经80岁了，他在村内大街拐弯处被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撞倒在地。当时撞在胸口，顶得他半天没起得来，身上也擦破了皮，出了血。小伙子赶紧下车，紧张地问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父亲缓了缓心神，觉得没什么大碍，就

说，小伙子，以后骑车要慢点，摆了摆手让他走了。我们子女知道后，都埋怨父亲怎么就这么把人放走了，要公事公办，认定责任。父亲却说，感觉自己身体也没什么大事，就不要难为年轻人了。

因为父亲这种乐于助人、甘于“吃亏”的性格，让他在村里、在亲戚中的人缘很好，威信很高，我家有什么事情，邻居、亲戚、朋友也都乐于帮忙。1994年，父亲要给我盖新房娶媳妇，乡亲们听说后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都来我家帮忙。新房地势凹，打地基要填埋沙土，需要机械车辆施工。当时亲戚中也只有我的三姨夫有一辆搞运输的拖拉机，得知情况后，三姨夫二话没说就把拖拉机开来了，和父亲一起，拉土拉沙，填埋地基。房子盖好后父亲给他结算工钱，他分文未要，还贴上了自己的油钱，说很愿意为父亲做点事。父亲也常常念叨着三姨夫的好，说若没有你姨夫，新房盖不起来。后来我们家生活条件好转了，父亲经常给他捎点东西，没有忘记对方的好。后来三姨夫得了尿毒症，也是父亲经常三头五百地帮助周济，直至他因病去世。父亲常说，欠人家的恩情不能忘，不能得人家的便宜。

俗话说，人生有三福，平安是福，健康是福，吃亏是福。“吃亏是福”表面上看有些傻，可细细品来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。

乡村记忆

电灯亮了

姜惠泉

我生活的村庄离县城三十多里路，它头枕小山，脚踏大河，像睡在大地怀抱中的婴儿。小时候村里没有电灯，是煤油灯一家独大。到了夜晚，特别是没有月光的日子里，如果你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这样一片漆黑的村子，一栋栋黑黝黝的小房子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。只有几声犬吠，或从谁家窗户冒出几缕微光，才提醒你这是个住着一千多人的村庄。

照明的煤油灯大多数是用装药的玻璃瓶子，在铁盖上钻一个孔，用锡焊上一根细铁管，在铁管里穿上一根细灯芯做成的。一个豆粒大小摇曳的火苗，给黑夜带来了些许光明，就像是给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点燃的希望。

你随便走进一个家庭，都能够看到相似的场景。煤油灯下，一家人围在暗淡的灯光里。父辈们抽着烟，谈论着生产队一天的见闻；母亲就着灯光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孩子们破洞的衣裳；上学的孩子在桌角写着作业，没上学的就依在大人身边，听他们拉呱。

我们在小学上晚自习的时候，都是各自提着一盏小煤油灯，把它放在课桌上。一个教室里有三十多个小火苗，一闪一闪，映照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庞。我们还会把煤油涂在一张白纸上，白纸就变成了半透明状，把它卷成筒状，套在小煤油灯上当灯罩，就会变得更加明亮。但是一不小心，灯罩就会被点燃，教室里就会发出一阵笑声。

等到上初中的时候，上晚自习就用上了更加高档的汽灯。汽灯也是烧煤油的，它有一个气瓶，高压气体会让煤油雾化，喷到一个石棉灯罩上，用火柴点着，就会发出耀眼的光，还伴着不停的“嘶嘶”声。只是这个灯罩的质量也不太稳定，有时候灯罩会破裂，教室里就会陷入一片黑暗，学生们就趁机起哄。

就在这一年，我们这里要通电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。

村里早已行动起来，新盖了变电站，路边竖起了水泥电线杆。一些扎着腰带、穿着铁鞋的人们在上面忙碌着，把白花花的电线架在上边。房子后边的屋檐下也多了一红一绿两根电线，仿佛一切都在改变着。在我们上学的路边，可以看到一些又粗又高的水泥电线杆也矗立在田间地头。

我们家里也变了模样，黄色的木头线槽沿着顶部的墙壁，把整个房子连了起来，多了这么一道装饰线条，看着就那么舒服。房梁上垂下来一个黑色的灯口，上面拧着一个玻璃灯泡，里边还有一根细细的钨丝。在每个房间的墙上，都垂下一条开关拉线，拉线是绿色的塑料绳，最下边还套个黑色的塑料帽，方便开关灯。

我很好奇地拉着开关，听着里边“咔吧咔吧”的声音，觉得很好玩。可是电还没有通过来，心里很着急，恨不能马上让电灯亮起来。

终于，在一个寻常的傍晚，我推开家门，眼前竟豁然开朗——屋里一片灯火通明！那一刻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家还是那个家，却仿佛每个角落都透着新鲜。我下意识地看向灯窝里那盏被冷落的小煤油灯，心里默默念叨：幽暗的时代终于过去了，光明的时代来临了。

村庄也彻底变了。夜晚不再是黑黝黝的一片，从家家户户透出来的灯光，洒在斑驳的墙上、树上，把街道照得亮堂堂。大街上，多了人们聚集的身影和孩子们的喧闹声，整个村子仿佛从沉睡中醒来。

远远望去，那点点灯光就像黑夜里燃烧的火，温暖地，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
童年豆腐香

孙景璞

我的家乡莱州连郭庄是一个400多户的村庄。农业合作化前，村里有20多户人家做豆腐卖。合作化后分为六个生产队，队队都做豆腐卖，有“豆腐窝”的美誉。

俗话说：农民三大苦，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。苦就苦在卖豆腐必须清晨卖。捡拾豆腐、过秤，然后再捧到用户的容器里，不能戴手套，冬日的清晨，冻得手像猫咬一样痛。痛也得坚持，挣的就是这个辛苦钱嘛！虽说是苦，但它是小本生意，不用多少本钱，原料自产，设备简单，没有风险。豆腐卖钱，副产品豆腐渣既可以喂猪，也可以人吃。我们村做豆腐的历史久，所以格外好吃，在四邻八村很有名气。

当年做豆腐最好吃的是外号“小媳妇”的王春永。他其实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这个外号是因为春节扭秧歌、踩高跷，他扮过小媳妇。他敲梆子有个特点，“梆梆梆”敲一阵后，就把梆槌放在梆上，利用梆的余震，会有“都噜都

噜”的余音，听到此梆声，人们都来买。当时有首歌谣：“梆梆梆卖豆腐，挖瓢豆子换豆腐，称去豆子一斤整，换回豆腐两斤五。”说的就是这种交易情景。

做一屉豆腐，我们叫“一道子”。一道子豆腐需用大豆15-18斤，可以做出成品豆腐60-70斤。其制作工序是：

一、磨豆子。上午把大豆用清水泡胀，下午用石磨磨豆子，一般都用小毛驴拉磨。这种石磨叫水磨，要边磨边加水，把豆磨成豆沫，再把豆沫放在大铁锅里煮开，然后放到大箩里过滤。箩上的是豆腐渣，箩下的就是豆浆。这些豆浆可以直接喝，老人和孩子如果这时能喝上热豆浆，那真是美味一碗。

二、点豆腐。点豆腐要用卤水。卤水是制盐时剩下的黑色液体，可用于点豆腐。把煮过的豆浆放在大缸里，把卤水一点一点滴到豆浆里，待起脑（即凝块）后，再把豆腐脑用麻布包起来，放在一个木框架里，压上木板，再压上石块，慢慢地挤掉水分，

就成功了。这就是卤水点豆腐——物降一物。卤水加得少，点的豆腐会嫩，含的水分多，适宜炒着吃和炖着吃。卤水加得多一点，点的豆腐老，水分少，适合煎着吃、炸着吃。

豆腐是民间既经济又实惠的一种食品，既可做菜肴又可当主食。做法很多，煎炸烹炒皆可。

炒豆腐最省油，俗名“鸡刨豆腐”，油锅加葱姜，放入豆腐硬炒，把豆腐炒成碎块。煎豆腐要先把豆腐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，加少许盐，在油锅内煎出来。煎豆腐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切成条或片与白菜一起炒着吃，还可以切成丁与木耳、海带、粉条、萝卜等一起包素馅包子。

炸豆腐是将豆腐切成约3厘米的方块，撒上少许盐，在油锅里炸出来。炸豆腐可以直接吃，还可以与猪肉片、炸肉丸子、炸鱼块、粉丝、白菜等炖成大杂烩菜。

此外，豆腐还可以做麻辣豆腐、麻婆豆腐、香葱烧豆腐、脆皮豆腐、蒜蓉蒸豆腐、豆腐盒子等二十余种菜肴。